

作家游凯以长篇小说再现舟山海洋史诗 深入海岛采风，书写东海风云

□记者 王晓东



近日，青年作家游凯“水上人”系列第二部长篇小说《白水郎花传》正式出版发行，凭借浓郁的舟山地域风情、扎实的海洋历史考据与跌宕的海上叙事，收获舟山海洋文化爱好者与文史研究者的一众好评。这位籍贯陕西、深耕海洋题材创作的作家，多年来扎根舟山群岛采风调研，以两部长篇海洋小说，为千岛之城写下一段独特的东海文学叙事。

游凯出生于1989年，是建德市、杭州市两级作协会员，早年曾在游艇厂、码头、帆船队工作，常年与船舶、海洋为伴，埋下了书写海上故事的初心。为了写好海洋题材，从2019年开始，他开启了长达数年的舟山沉浸式采风之旅，一头扎进千岛海域，打捞散落的海洋历史、造船技艺与海岛民俗。

在浙江海洋大学宋侦浙老师的引荐下，游凯结识了舟山知名海洋文史专家王建富，系统梳理舟山岛礁沿革、水域变迁与历代海事往事。一张清代嘉庆年间域

外机构实测的舟山水深古海图，给了他极大的思想冲击：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外来势力就借助渔民勘测完整掌握了舟山港湾、岛礁水文。这段史料让他跳出通俗海盗、海战故事的浅层叙事，把海权思考、海防觉醒融入第一部作品《风帆王朝》，让小说兼具故事性与历史思辨性。

为获取第一手海上体验，在舟山市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会长俞桢的陪同下，游凯一次次驾船穿行朱家尖、白沙岛、桃花岛、六横岛等舟山主要海域，登陆普陀山走访短姑道头等千年古埠，了解浙东独有的“道头”码头民俗，积累了大量海港市井、渔民生活的鲜活细节。他专门调研舟山岑氏古法造船家族，吃透浙东经典鸟船（绿眉毛）的构造智慧——倒八字船头适配舟山多浅滩、多岛礁的复杂海况，可以直接抵滩停靠，是海岛先民依海求生的智慧结晶。

这些实地调研的成果，被他写进了新作《白水郎花传》。书中

近两万字的名篇《绿眉毛大战花屁股》，精准还原鸟船的航行特性和明代东海多方海上势力角逐的场面，也解释了绿眉毛鸟船曾入选郑和船队担任侦察补给船的历史渊源，把舟山古法造船技艺用文学形式重新激活。

两部“水上人”系列长篇小说，分别锚定舟山不同地域文脉：《风帆王朝》以沈家门渔港为背景，塑造了闯荡东海的渔家兄弟形象；《白水郎花传》取材岱山风土，刻画了裘津娇、裘津敏两位海岛女性踏浪求生、坚韧果敢的形象，塑造出独属于舟山的“白水郎花”精神文学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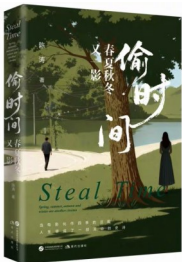
从海图史料、古埠民俗，到古法造船、海岛人物，游凯把舟山千岛的山海肌理揉进文字，跳出普通海盗小说的套路，用文学挖掘舟山隐藏千年的海洋文脉。两部长篇海洋小说，让舟山的海岛故事、浙船文化、海防历史走出群岛，以文学的方式向大众讲述东海千岛生生不息的海洋传奇。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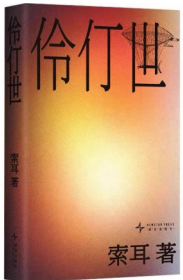
《偷时间：春夏秋冬又一影》 陈涛/著 现代出版社

这是一本关于四季的电影鉴赏散文，回答了“春天应该看什么电影”“夏天和哪些电影最配”“秋天如何在光影中塑造”“冬天怎么成为一种电影风格”等问题。作为一本以季节为线索的电影鉴赏指南，作者结合专业背景和大众心理对经典电影和流行电影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使得读者能够了解季节、时间与电影的深层联系，进而将其发展为一种日常化的季节电影美学。四个季节的篇章开头用电影的名称形成了一段文字，很有巧思。



《伶仃世》 索耳/著 新星出版社

长篇小说《伶仃世》的六个篇章如同芭乐果实，首尾《番石榴飞艇》是“果皮”，中间四章为“籽”，故事相互勾连，组成多声部的小说宇宙。作者走访闽粤滇贵桂琼及海外多地；耙梳史料，翻阅上百文献；糅合闽粤方言、西南官话、苗语、越南语……既容纳旧世纪的雅言正音，亦收集杳杳已逝的市井巷陌之声。小说全篇横跨世纪，从20世纪上半叶的马来槟榔岛到50年代的珠江口，从70年代的西贡到世纪钟声敲响前的深圳特区，《伶仃世》所书写的不只是中国的南方，更囊括了“南方之南”——季风与洋流、陆地与海洋等地域图景，这里也是历史和现实、虚构和想象力交汇之处。



《宇宙起源十讲》 (阿根廷)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被誉为阿根廷幻想文学的奠基之作。卢贡内斯不仅是一位诗人，其诗作《群山自黄金》充满自然的宏大与多变的节奏，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阿根廷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他以诗性的语言和宏大的想象，将科学猜想与神话传说巧妙融合，在宇宙起源的框架下，展开对文明可能性的深刻思辨。作者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1874—1938)一生创作短篇小说50余篇，从乡村生活到社会风习、从科学幻想到神话故事、从魔术幻景到人物心理都有所表现。他深刻影响了阿根廷后来的作家，得到过博尔赫斯等人的赞誉。



书香滋味

雨夜读《淡出》

□朱勤

那天，外面大雨倾盆，于是在室内安静地读完了亦舒的短篇小说《淡出》。

作者的笔触一直简洁有力，句子短，用词犀利，一针见血，让人有读下去的欲望。

只是长篇读起来实在太费时间了，那就品读个短篇吧。

当红女作家盛雪，一直感觉被人跟踪。向警察报案，得到的答复是：这只是你的个人感觉，是否真有其事还未必。且警力有限，除非此人有真正的侵害举动，才能出警。无奈之下，她找到私家侦探事务所，雇人调查。才发现跟踪者是一位叫作程真的女性写作爱好者。她本是名小学教师，业余热爱写作，但投稿的文章大多石沉大海。她认为是盛雪挤占文坛，对她怀恨在心，要求当红作家退出，把舞台让给自己。

正好，盛雪才思枯竭，多年的写作已把她的身心掏空。她对跟

踪者承诺，弃笔一年，给程真出头的机会。程真欣喜若狂地道谢后离开了。

可惜，这接下来的一年里，是另外的作家冒出来，没程真什么事。程真继续跟踪文坛新人，逼迫此人退出。

小说读完，有很多感触。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给了我很多启示。程真，永远活在对他人偏见和嫉妒里，将生活的所有精力投入攻击和厌恶别人，这样的人永远痛苦；盛雪，连还击对方的举动都没有，不否定对方，认清人性的狭隘，主动放下所有纷争，把着眼点放到自己的生活上。

普通人受诋毁、被针对，总想争辩、证明、讨公道。盛雪却看得通透，争辩只会把自己拖进烂泥潭，消耗自我。淡出不是认输，是主动止损。不与偏执狭隘之人对峙，不卷入行业内耗，主动从充满恶意的名利场抽身，是成年人最

高贵的姿态。

人痛苦的根源往往是太在意外界的输赢、他人认可。真正活得自如的人，降低对外界的期待，甚至不向外索取认同。

反之，看看程真。她本以为挡她出路的是盛雪，而盛雪退出之后，她又把矛头对准了另一位当红作家。她永远意识不到，真正问题是自己技不如人，反而一直认为是别人挡住了她的路。盛雪的全身而退，除了不再有写作灵感的原因，可能更多是因为不想与莫名的恶意和倾轧缠斗吧。

想起亦舒的一句名言：做人姿态要好看，不必赢所有人，只求放过自己。

